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工程建设项目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博士文库

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 比较研究

ZANGMIANYU BINYU JUFABIAOJI BIJIAOYANJIU

田 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工程建设项目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博士文库

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 比较研究

ZANGMIANYU BINYU JUFABIAOJI BIJIAOYANJIU

田 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比较研究 / 田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951 - 8

I. ①藏… II. ①田… III. ①藏缅语族 - 宾语 - 句法 - 对比研究
IV. ①H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07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刷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与汉语相比，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的形态相对发达些，藏缅语宾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法标记上。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主要有五种形式：宾语格助词、动词的形态变化、句尾词、人称代词和名词的宾格形式以及语序。本书以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为研究对象，通过描写和分析以及跨语言的比较，揭示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的共性与个性特征，以期对藏缅语宾语的类型学研究有所增益。由于藏缅语研究起步较晚，对很多语法现象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因而本书坚持将材料放在第一位，把主要注意力投放在藏缅语宾语语料的分析、比较上，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归纳和提炼出一些反映藏缅语自身规律的观点。

本书除“绪论”和最后一章“类型学视野下的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之外，共包括四个部分，研究对象依次是“宾语格助词”、“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人称代词、名词的宾格形式”和“宾语的语序”。

“宾语格助词”一章着力探讨了藏缅语宾语格助词的共时特征和历时演变。藏缅语宾语格助词具有分布广、音节稳固、结构简单、数量少的共时特点。宾语格助词在语义上主要表示宾语的受事性，此外还能表示方所、时间、比较、工具等意义；在句法上主要标记宾语，还充任非体词类成分（包括谓词性成分、结构复杂的短语和关系小句）的述题化标记；在语用上主要标记自然焦点，此外还能标记无生命名词宾语和低生命度宾语，起到“突显焦点”和“对比焦点”的作用。藏缅语宾语格助词是后起的，可能由空间域隐喻而来，经历了从语义格到句法格、再到语用标记的语法化演变。

宾语格助词的隐现要受到语言类型、主宾语生命度以及动词的语义三个条件的制约。语言类型对宾语格助词的制约属于语法原则，主、宾语生命度以及动词的语义则属于语义原则。宾语格助词的隐现首先要受语言类型即语法原则的制约，然后受语义原则的制约。在语义原则内部，动词的语义原则又优先于主、宾语生命度原则。在双宾语句、兼语句、使动句和受事提前句等特殊句式，宾语格助词的隐现要受主、宾语生命

度原则的制约，但也有突破生命度原则的现象。这主要与特殊句式的句式特点有关。

“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一章着重分析了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对宾语的标记形式和特点。动词人称范畴主要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和句尾词来指示动词与主语或宾语人称、数的一致关系，从而把主、宾语区分开来。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不是宾语的专属标记，因为除了能标记主语和宾语的人称、数外，还表示时、体、趋向、语气等其他语法意义。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可能来源于人称代词。第一、二人称代词作宾语时，比第三人称代词更需要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的标记。

“人称代词、名词的宾格形式”一章主要探讨了藏缅语人称代词和名词宾格形式的分布、特点和历时演变。人称代词和名词的宾格形式主要采用语音屈折手段来标记宾语，包括声调、元音屈折变化和辅音屈折变化三种词汇内部的语音变化形式。语音屈折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法手段，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种独立的宾语标记，基诺语巴朵话和巴亚话就是很好的例证，但现如今藏缅语大多已不再使用它。人称代词的宾语标记的演变轨迹是：语音屈折——语音屈折和宾语格助词并存——宾语格助词。数范畴、人称范畴对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有制约作用。

“宾语的语序”一章对藏缅语基本语序和变式语序中的宾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语序在标记宾语时，具有三种功能：区分主语和宾语；宾语话题化标记；凸显宾语焦点。不同语序在标记宾语时有差异：SVO 语序能直接标记宾语，不需借助其他形式的宾语标记；SOV 语序能直接区分生命度相差较大的主宾语，但由于主、宾语同时位于动词的左侧，当二者生命度接近时易引起语义混淆，因而要与宾语格助词、句尾词、动词形态变化等其他标记配合使用；OSV、OVS 语序分别是表示宾语话题和凸显宾语焦点的语用手段，要借助宾语格助词、句尾词、动词形态变化等标记来指示宾语。

本书最后一章“类型学视野下的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归纳了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的类型学共性特征。五种宾语句法标记在语法形式、句法功能和共时分布上既有个性，也有共性。五种宾语句法标记在藏缅语各语支中的重要性排序也各有特点。语言类型和生命度原则对宾语句法标记的共时分布和使用、对宾语格助词的产生和演变有制约作用。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对象和研究价值	1
第二节 藏缅语宾语研究综述	2
一 单一语言宾语研究	3
二 跨语言宾语比较研究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语料说明及研究中的困难	8
一 研究方法	8
二 语料说明	9
三 研究中遇到的困难	10
第二章 宾语格助词	12
第一节 宾语格助词的共时特征	12
一 共时分布	12
二 语音特点	15
三 数量特点	19
四 小结	23
第二节 宾语格助词的语义特征、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	24
一 语义特征	24
二 句法功能	39
三 语用功能	47
四 小结	52
第三节 宾语格助词的语序共性	52
一 格助词与联系项	52
二 格助词的语序共性	53
第四节 宾语格助词的隐现条件	57
一 语言类型的制约	58
二 主、宾语生命度的制约	63
三 动词语义的制约	75
四 小结	78

第五节 宾语格助词的多功能性	78
一 表方所义	82
二 表时间义	92
三 表工具义	97
四 做比较标记	97
五 做定语、状语、补语和名物化标记	102
六 小结	104
第六节 特殊句式中的宾语格助词	105
一 双宾语句	106
二 兼语句	112
三 使动句	115
四 受事提前句	119
五 小结	124
第七节 宾语格助词的来源和演变	125
一 宾语格助词的同源关系和创新表现	126
二 宾语格助词的来源	128
三 宾语格助词的语法化过程	130
四 宾语格助词的演变迹象	130
五 小结	134
第三章 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	135
第一节 动词的形态变化与宾语人称、数的一致关系	136
一 动词的形态变化与宾语人称、数的一致关系	136
二 动词的形态变化与主语人称、数的一致关系	140
三 动词形态变化的本质属性和特点	143
四 关于彝语动词声调屈折的讨论	145
第二节 句尾词与宾语人称、数的一致关系	150
一 景颇语的句尾词	150
二 载瓦语的句尾词	153
三 句尾词的性质和特点	159
第三节 小结	160
一 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都是标记宾语的句法手段	160
二 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的来源和使用与人称代词有关	160
三 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与语言类型具有一致性	161
四 主宾语的省略与动词人称范畴、主宾语的词类有关	161

第四章 人称代词、名词的宾格形式	163
第一节 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	163
一 用声调屈折区分人称代词的主、宾格	163
二 用声调屈折和元音屈折区分人称代词的主、宾格	168
三 用元音屈折和辅音屈折区分人称代词主、宾格	170
第二节 名词的宾格形式	172
一 有生命名词的宾格形式	172
二 无生命名词的宾格形式	172
第三节 小结	173
一 语音屈折形式在人称代词中的分布	173
二 人称代词宾格形式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	174
三 语音屈折和宾语格助词的比较	175
四 不同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有差异	175
五 数范畴对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有影响	176
六 宾格形式在句中的语序较灵活	177
第五章 宾语的语序	178
第一节 基本语序中的宾语	179
一 SOV 语序	179
二 SVO 语序	181
第二节 宾语语序的灵活性	182
一 SVO 语序	183
二 OSV 语序	186
三 OVS 语序	190
第三节 小结	191
一 语序标记宾语的功能	191
二 不同语序在标记宾语时的差异	191
第六章 类型学视野下的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	193
一 藏缅语宾语的句法标记形式	193
二 宾语句法标记的分布特点及重要性排序	194
三 语言类型对宾语句法标记有制约作用	197
四 宾语句法标记的使用受生命度的制约	198
附录 汉语宾语研究综述	200
一 研究分期	200
二 80 年代以来的汉语宾语研究	204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5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对象和研究价值

与汉语相比,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的形态相对发达些,藏缅语宾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句法标记上。藏缅语宾语的句法标记主要有五种:宾语格助词、动词的形态变化、句尾词、人称代词和名词的宾格形式以及语序。分别举例如下:

拉祜语^①

ŋa³¹ la²¹xa³⁵ zo⁵³ tha²¹ tsa³³ e³³. 我马上去找他。(宾语格助词标记)
我 马上 他(宾助) 找 (助)

嘉戎语^②

ŋa no ta - no - n. 我将赶你。(动词的形态变化标记)
我 你(主1) 赶(宾2,单)

景颇语^③

ʃi³³ ma³¹kam³³ phe²⁵⁵ muŋ³¹ ma³¹li³³ja²⁵⁵ ka³¹zum³³ u²³¹ai³³.
他 麻 干(宾助) 也 四 天 帮助(主3,宾3、单,陈述)
他帮助麻干四天。(句尾词标记)

基诺语^④

khə⁴² ŋə³⁵ tɿ⁴⁴. 他打我。(人称代词宾格形式标记)
他 我(宾格) 打

① 常竑恩:《拉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 盖兴之:《基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克伦语^①

jă³³ ɔ³¹ na³¹, nə³³ ɔ³¹ a³¹ na³¹. 我吃鱼, 你吃肉。 (语序标记)
我 吃 鱼 你 吃 肉

本书以 56 种藏缅语的宾语句法标记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共时分析和历时考察以及跨语言的类型比较, 揭示藏缅语宾语的共性与个性特征, 旨在对藏缅语宾语的类型学研究能有所增益。由于藏缅语研究起步晚, 对很多现象未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因而本书坚持将材料放在第一位, 把主要注意力投放在藏缅语宾语语料的分析、比较上。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 归纳和提炼出一些反映藏缅语自身规律的观点。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价值, 表现在:

1. 能够在一定程度丰富和补充现代藏缅语句法理论。

宾语是最重要的句法成分之一。宾语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语法学界一直都非常重视。但宾语研究很不平衡: 汉语方面研究的多, 非汉语研究的少; 单一语言研究的多, 多种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的少; 共时描写的多, 历时演变研究的少; 从语义、句法角度研究的多, 语用方面研究的少; 语言本体研究的多, 语言应用研究的少。本书立足于亲属语言比较的语言事实来分析藏缅语宾语的句法标记, 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宾语句法标记的基本特点, 能对藏缅语乃至汉藏语句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做出一点贡献。

2. 有助于类型学研究的深化。

宾语在类型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类型学的研究以具体语言为样本, 发掘语言共性; 反过来, 具体语言的研究也必将有助于类型学研究的深化。本书以藏缅语宾语的句法标记为对象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能够揭示出藏缅语宾语的类型学特征, 有助于类型学研究的深化。

3. 能够反观汉语宾语的特点, 为汉语宾语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汉语界围绕宾语问题争论了多年, 仍然没有得到共识。如果研究者的视野仅限于汉语本身, 不从汉语研究的小圈子中跳出来, 那么问题也不能得到圆满解决。藏缅语宾语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反观汉语的语法体系, 揭示汉语的一些隐性特征, 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and 重要参考。

第二节 藏缅语宾语研究综述

藏缅语宾语研究成果中专题性的论著较少, 主要是在各种单一语言的

① 戴庆厦、黄布凡等:《藏缅语十五种》,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 年版。

描写性语法著作中有过一些论述。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语言的分布情况,发现了不少新语言,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语言材料,在 1980—1987 年之间相继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以下简称“《语言简志》”)的形式正式出版。基于这次大调查以及 80 年代后许多民族语文工作者自觉性的后续调查,先后出版了一些以描写为主的语言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藏缅语十五种》(戴庆厦、黄布凡等 1991)、《景颇语语法》(戴庆厦、徐悉艰 1992)、《嘉戎语研究》(林向荣 1993)、《彝语语法(诺苏话)》(陈康、巫达 1998)等。9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力量对 50 年代全国语言普查时没有发现或未做系统深入调查、《语言简志》丛书中没有包括的语言进行全面的调查,陆续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以下简称“《新发现语言》”)的形式出版。从 2006 年开始,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语言中心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先后出版了《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时建 2009)、《基诺语参考语法》(蒋光友 2010)、《景颇语参考语法》(戴庆厦 2012)等十余部著作。以上这些论著对分布在我国的藏缅语进行全面、细致地描写,其中很多都是首次对该语言进行记录和描写分析,同时这些论著也是迄今为止研究我国藏缅语的最重要、最全面的参考资料。

半个多世纪来,藏缅语的宾语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绩。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藏缅语研究者们除了继续重视语言事实的发掘外,还自觉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和研究藏缅语的句法问题,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与汉语相比,藏缅语语法研究起步较晚,而且深受汉语语法研究理论、方法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模仿中不断前进的。藏缅语语法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成果也较少,很多问题过去没有研究,现在刚开始研究。下面从单一语言宾语研究和跨语言宾语比较两个方面对藏缅语的宾语研究进行综述。

一 单一语言宾语研究

宾语作为藏缅语一种重要的句法成分,以往的研究中都会或多或少、或详或略地谈到。但我们发现,过往的研究都是将句法、语义、语用等问题笼而统之地一并讨论,而不是按专题进行,很难剥离开来。单一语言宾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宾语语义类型

藏缅语宾语语义类型的专题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不够深入。《语言简志》、《新发现语言》以及《景颇语语法》、《嘉戎语语法》等语法著作中普遍的做法是,在“句子成分”部分描写出该语言有哪些词类能够充当

宾语,或者宾语的语义类型包括哪几个类别。比如,《景颇语语法》(戴庆厦、徐悉艰 1992: 330—331)认为,景颇语大多是对象宾语,也有类别宾语、领属宾语和结果宾语。《阿昌语的述宾结构》(袁焱 2002)认为,阿昌语宾语的语义类型分为受事、施事、致使、工具、方位处所、材料、等等共 7 类。《苏龙语研究》(李大勤 2002: 183—185)认为,苏龙语有受事、对象、结果、处所、存在、工具等 6 类宾语。由于各家判定宾语的标准不一致,在是否具有处所宾语、工具宾语、与事宾语等问题上观点不统一,从而划分出不同的语义类型。

宾语语义类型方面的研究课题还很多,比如,典型宾语和非典型宾语的语义类型、语言接触对宾语语义类型的影响等问题,今后都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二) 动词和宾语配价关系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藏缅语界已经开始运用配价理论来分析动词和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胡坦 1984)等几篇。《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一文运用配价理论探讨了藏语“是”字句、“有”字句和动字句等三种动词句式,根据动词同名词的关系把动词分为单向、双向、三向动词,细致地描写了动词的“向”和名词的“格”的复杂关系。《道孚语》(黄布凡 1990)一文根据动词和名词的关系把动词分为单向、双向、三向动词。《藏语中的名·动组合》(胡坦 1994)一文探讨了藏语名词和动词之间的选择性、语法关系、语义关系、连接方式以及动词配价与名动组合等问题。

可惜的是,藏缅语动宾配价关系的研究没有能深入下去,也没有在整个藏缅语族大范围内展开。我们认为,句法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问题、双宾语的句法语义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三) 宾语句法标记的研究

宾语句法标记形式丰富多样,这是藏缅语不同于汉语、壮侗语和苗瑶语等语族的一个显著特点。因而,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很自然地成为研究热点,形成藏缅语研究的特色。藏缅语宾语的句法标记有宾语格助词、语序、动词形态变化、句尾词、人称代词和名词的语音屈折等多种形式。其中,对宾语格助词的研究最多、最深入,讨论最热烈。

1. 宾语格助词研究

(1) 宾语格助词的基本特点

结构助词是宾语格助词的上位概念。藏缅语宾语格助词的研究经常与结构助词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语言简志》、《新发现语言》等描写语法著作把宾语格助词归入“结构助词”部分,它的下面又细分为主格助词、

宾格助词、状语助词、定语助词等,然后再对结构助词的句法功能进行比较详细地描写、分析。《哈尼语结构助词研究》(李批然 1994)、《试析巴塘藏语中的几个结构助词》(马月华 1994)等文章也是这种做法。

《拉祜语主语宾语助词的出现规律》(金有景 1990)、《拉祜语宾格助词 tha³¹》(李春风 2011)、《哈尼语的宾语助词》(李泽然 2005)等文章讨论了拉祜语、哈尼语宾语格助词的特点、出现规律以及制约条件。

《彝语结构助词的研究》(胡素华 2002)一书运用语言系统论的观点对彝语结构助词逐一进行分析,探索彝语结构助词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规律。该书对宾语格助词的判定,现在看来划归话题助词可能会更好。《拉祜语的主语、宾语、状语助词》(金有景 1990)一文对拉祜语主语、宾语、状语助词的用法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存在复合助词,即主宾语助词和主状语助词。现在看来,拉祜语的主语助词是一种话题助词。所以,所谓的复合助词实际上是话题助词和宾语格助词、话题助词和状语助词的配套使用。

(2) 制约宾语格助词使用的条件

藏缅语宾语格助词是显性的句法标记,但不是所有的宾语都需要标记。宾语格助词的使用要受到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条件的制约。不同语言的制约条件各有不同。《阿昌语的述宾结构》(袁焱 2002)一文按生命度的高低、有无将宾语分为三级:一级为表人的有生性宾语,语法标记性最强,一般需要加宾语格助词;二级为表动物的有生性宾语,语法标记性较弱,主要靠语序来标记,宾语格助词可加可不加;三级为人和动物以外的无生性事物,标记性最弱,完全靠语序标记,不加宾语格助词。《试论白语的三种基本语序》(王锋 2004)一文认为,白语的宾语后加不加宾语格助词与语序有关:SVO语序的宾语后通常不加,而SOV、OSV语序则要加。《哈尼语的宾语助词》(李泽然 2005)一文认为,哈尼语的宾语是否加宾语格助词与宾语的生命度、主语和宾语之间的选择性、谓语的语义、句型及句子的长度等有密切关系。

2. 宾语语序研究

语序也是重要的宾语句法标记。语序在传统语言学中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语言学中语序作为语言的一项特征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藏缅语语序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语序、语序变异等问题上。比如,白语的语序问题争议很大。《试论白语的三种基本语序》(王锋 2004)一文认为,白语大理方言有SVO、SOV和OSV三种基本语序。SOV是“白语原有的正常语序”,SVO是优势语序。《论白语的话题结构与基本语序类型》(赵燕珍、李云兵 2005)一文基于话题结构理论认为,现代白语的基本语序是SVO,而SOV和OSV是句法结构的受事性论元话题化的表现形式,是话题结构。

又如,《藏语语序及其变异》(胡坦 1998)一文考察了藏语的基本语序、语序变异以及制约语序变异的因素。

我们认为,语序在标记主、宾语时的句法作用、不同语序中宾语的判定标准等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3. 动词形态变化、句尾词以及人称代词、名词宾格形式研究

传统藏缅语研究比较重视形态和虚词的研究,所以关于动词的形态变化和句尾词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深入。参见孙宏开(1983, 1993, 1994)、LaPolla(1993)、Matisoff(1993)、戴庆厦(1989, 1990, 1992, 1996, 2003)等。前人的研究揭示了动词形态变化和句尾词的基本特点和句法功能,有的还对来源和演变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但这些论著都不是以宾语和宾语句法标记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的。

关于人称代词、名词宾格形式的描写主要见于《语言简志》和《新发现语言》等语法著作,很少有专门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论文。

4. 宾语句法标记优先等级研究

无形态语言(比如汉语)区分主、宾语时,以形式标准为主还是以意义标准为主,是语法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在有形态和格助词的语言中,这个问题似乎不那么突出。任何一种藏缅语都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宾语句法标记。在各种标记中,哪一个最重要、最优先,已成为藏缅语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景颇语的“宾动”结构》(戴庆厦 1998)一文认为,景颇语中要确定哪一个是宾语,主要是根据语法形式,而语法意义只能做参考。景颇语使用三种宾语句法标记:句尾词、宾语格助词和语序。句尾词和宾语格助词是确定宾语的主要依据。当句尾词、宾语格助词指示的成分的性质与语序反映的性质发生矛盾时,要以句尾词和宾语格助词为准。

二 跨语言宾语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推进语言研究深入的一条必由之路,必须建立在对具体语言全面、细致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藏缅语宾语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的记录和描写层次上,就某个专题进行的跨语言比较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这也是藏缅语句法研究中亟待加强的地方。从现有的成果来看,跨语言的宾语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宾语格助词的来源

宾语格助词的来源问题是个难题,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清晰的回答。《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孙宏开 1996)一文指出,从藏缅语语法结构历史演变的脉络和方向来看,分析形式是后起现象,是黏着形式、

屈折形式陆续消失后的语法形式的代偿现象。一些以分析形式为主的语言,虚词多数是从实词虚化而来。其中不少词在一定条件下仍能独立使用,加在动词后仍“带有一些实词的味道”。也有的虚词在亲属语言中与某些黏着形态成分或屈折形态成分有着某种联系,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逐步与词干分离,固化为一个独立性较大的虚词。《缅彝语的结构助词》(戴庆厦 1989)一文认为缅彝语的结构助词是后起的,是对形态简化脱落的一种补偿。

也有学者认为结构助词不是原生性的,而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藏缅语的格助词》(龚煌城 1988)一文认为,把藏缅语的格助词“拿来跟阿尔泰语言的格词尾比较,可以找到形态功能都相同的字。除这些字以外,书面藏语还有表‘与格、位格、对格’的格助词-ru 及-la,也可以在阿尔泰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字”。“这些词汇上的一致并非巧合,而是由于藏缅语受了阿尔泰语言的影响,从那里移借过来的。”

(二) 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的兴起为藏缅语的解释性语法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有助于藏缅语描写语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藏缅语语序类型学以动词和宾语、名词和修饰语的语序为主要讨论对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黄行 1996)一文运用类型学理论对词序现象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词序的类型分布、蕴涵关系、类型分类以及标记性问题做了初步分析,其中就谈到了藏缅语的词序问题。《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刘丹青 2002)一文以语序类型学理论为依据讨论了汉藏语的语序类型,认为“话题化、焦点化本身是共时现象,但长期高频使用也会影响到主、宾、动结构的语序类型。近亲其他汉藏语之间的语序差异就可能由此形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学研究》(黄行、赵明鸣 2004)一文对我国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 10 种代表性语言展开研究,认为词序类型与语言系属类别明显相关,即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语言倾向使用 OV 及各种蕴涵词序参项,OV 型语言句法结构的中心词在后,附加词语在前。但藏缅语某些名词性短语的词序参项与整体词序类型不和谐。《藏缅语表施动和受动的结构助词》(张军 1990)比较了 30 多种藏缅语宾语格助词的共时特点。《藏缅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戴庆厦、傅爱兰 2001)一文在描写 8 种藏缅语述宾结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动词形态、宾语格助词、语序等语法标记的优先等级,并从语义和句法的角度作出了解释。

(三) 语言对比研究

语言对比研究对于双语教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藏缅语宾语对比研究成果非常少。比如,《试论哈尼语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李永燧 1984)

一文比较了哈尼语和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藏语与汉语述宾结构对比》(王志敬 2006)、《哈尼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李泽然 2006)、《土家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田静 2006)分别比较、归纳了藏语、哈尼语、土家语与汉语的述宾结构的异同。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藏缅语宾语研究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有文字的藏缅语研究基础较好,宾语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也比较深入。比如藏语、彝语和景颇语等。大多数藏缅语除了《语言简志》、《新发现语言》、《藏缅语十五种》等语法著作中的简单描写外,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研究,语言事实的发掘、描写不够充分和深入。

2. 藏缅语宾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层面,在语义和语用上缺乏深入研究。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和语序的讨论相对比较集中、热烈,而有关宾语语义类型、动词和宾语语义关系的研究还很缺乏,对语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3. 现有成果主要以对单一语言宾语的描写、分析为主,专题性的综合比较研究少之又少。专题性的比较研究是今后藏缅语宾语研究尤其需要加强的地方。

藏缅语宾语研究中还有很多空白领域需要开发,比如双宾语、特殊句式(如“让”字句、“有”字句、“在”字句、使动句、兼语句、连动句等)中的宾语,宾语的话题化、焦点化问题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单一语言宾语进行的描写和分析比较简单,而且受汉语语法框架的影响较深,较少考虑到藏缅语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所以,运用新的描写框架和方法(如参考语法)对具体语言的宾语进行个案研究,成为藏缅语宾语研究中的期待。

对语法事实的挖掘与描写,对语法规律的探索仍将是今后藏缅语语法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宾语研究也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描写上,要加强跨语言的对比分析研究,重视对共性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同时,还要加强藏缅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对句法规则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必将有助于人们对藏缅语句法规则的理解,而反过来也必将推动藏缅语语法的描写。

第三节 研究方法、语料说明及研究中的困难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将对藏缅语宾语的句法标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描写和分析,

力图做好三个结合：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形式和功能相结合。具体来说，本文运用了比较法、系统分析法、文献法与田野调查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一）比较法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科学研究手段，也是贯穿本书最基本的方法。比较的目的不仅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各种语言自身的语法特点和内在规律，还能认识到不同语言彼此之间的相似性、相异性以及相关联系。本书将在比较法的指导下，通过对 56 种藏缅语宾语句法标记的比较研究，揭示差异，归纳共性，从而达到深化藏缅语宾语研究的目的。

（二）系统分析法

语言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系统。在语法分析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种语法现象的出现或消亡，而应坚持系统论的分析方法。藏缅语宾语研究要区分共时和历时两个研究界面。共时状态下的系统分析，是指宾语研究要在语义、句法和语用构成的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框架之中展开；而历时状态下的系统分析，则强调要把语言的现状与历史演变结合起来，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考虑藏缅语的宾语问题。本文把与宾语有关的各种现象放在语言系统中进行考察，揭示其功能和特点。比如，在对藏缅语宾语格助词的讨论中，不认为某一语言宾语格助词的产生、发展和消失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综合考虑语言的内外因素对宾语格助词的制约作用。

（三）文献法与田野调查法相结合

这是本书收集语料的主要方法。吕叔湘先生曾多次强调语言材料的收集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材料收集直接影响着语法规律的揭示和解释。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讨论汉语词类问题的时候，吕先生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中告诫语言学者们不要“拿着小本钱做大买卖”。到了 80 年代，吕先生在《扎扎实实做好语法研究》一文中再次指出：“好多理论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事实不够，再发现一些事实就解决了。”本书主要利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成果和 90 年代以后相继展开的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的成果，还参考了其他公开发表、出版的语言学论文和著作，共收集到 56 种藏缅语宾语语料。除了从各种文献中收集语料外，还重视田野调查。作者曾多次到云南、湖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藏缅语调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二 语料说明

本文所涉及到的藏缅语族语言、方言及土语共 56 种，分别是：